



夕阳下的萨陶悠闲自得,它可以在累的时候把自己粗壮的象牙放置到地上休息,如今我们只能从照片中缅怀这美好的一幕



从天空中看下去,曾经伟岸、庞大的萨陶,像一只无助的小狗,趴在它熟悉的土地上

“象王”萨陶之死:一位摄影师的悼念

曾经,有些大象的象牙能长到特别长,甚至累了可以把象牙搁在地上。今天,这样的大象也许已经不到十只了,原因不言自明。而6月13日,肯尼亚萨沃(Tsavu)国家公园萨沃基金会确认,一只长牙雄象群首领“萨陶”(Satao)被盗猎者用毒箭杀害,象牙连同面部被割走,终年45岁。

一位在萨沃国家公园拍摄野生动物近三年的摄影师写下了他的感想:

以前当我写到萨陶的时候,我不敢直接提到它的名字,我只能称它为“有壮观象牙的象”或者“萨沃国家公园的一头标志性公象”。我担心提到它的名字会暴露它的活动范围。现在我可以直接用它的名字了,但我多么希望我仍不能这样做。

5月30日,盗猎者们终于追踪到了萨陶。一支涂抹着箭毒木毒液的箭射进了它的左肋,毒液顺着伤口渗入它的身体,攻击它全身的重要器官。

一开始,萨陶可能试图逃跑,想躲到公园深处能让他感觉更安全的地方。但奔跑使毒液在它体内扩散得更快了,它并没能跑远。最终,对心脏有剧毒的毒液流遍了它的全身,在一片离公园边界不到1英里的开阔地中,

萨陶停了下来。没有任何遮蔽物可以让它遮挡它的象牙,这样的暴露肯定让它感到深深的不安和脆弱,它该是曾经竭尽所能地试图保持站立的姿势。最后一刻来临,萨陶的身体崩溃了,它的腿向外摊开着轰然倒下,再也没能站起来。

它以前也曾经被盗猎者的毒箭伤到过——上一次是在今年的二月份,但箭头刺入得不是很深,毒药没有对它造成太大的伤害。我们照料过它,萨沃基金会的理查德·莫勒(Richard Moller)和大卫谢德里克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兽医杰里米·福亨(Jeremiah Phghon)讨论后,认为把它麻醉的风险大过了治疗可能带来的好处。还好,萨陶幸运地自己康复了。

在那次经历之后,我寄希望于它能够停留在它觉得更安全的地方,临近水源并且能被我们时刻监测到。

如果不是因为下雨,它可能还会活着。五月,当国家公园的大部分区域依旧干旱的时候,有一个区域下雨了,这是一场非季节性的瓢泼大雨。在萨沃国家公园,下雨通常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,但这次简直不能更糟糕了:一场巨大的暴风雨沿着公园的南部边界倾泻而下,那是一片因为盗猎者出没而臭名昭著的偏远区域,而这里只设有一个巡逻员岗哨。

雨后不久,我们很快乘直升机飞过去查看情况。暴雨让大大小小的水塘注满了水。在空气中,暴雨的痕迹就好像沙漠中一条绿色的道路一样明显。雷雨使



水坑边饮水的小象

夜空放电,空气的震荡产生次声波,大象们对风暴产生的次声波做出了反应,长距离艰苦跋涉寻踪而来。不出几天,这片区域已经成了一个伊甸园——到处都是茂盛、鲜嫩、新生的绿色植物,还有很多的泥沼和水坑,多到让大象们用不完。

萨陶应该听到了远处的雷声,或许也看到了闪电。它迈出第一步,加入了其它逐水的大批象群。

上周我们听到了关于它的死的传言——人们发现了一头大公象的尸体,它的脸被砍掉了,象牙不见了。死于盗猎的象的身份不是很容易鉴别。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判定它就是萨陶的,但我猜可能是因为那对近乎完美的耳朵。

一年多以前,当我们第一次拍摄萨陶时,它的鼻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:当时我躲在一个扎在水坑边的金属掩体里,萨陶在我的后面。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在酷热中流过,和萨陶在一起的公象们在树荫下睡着了,我也开始打瞌睡,直到被鼾声吵醒,我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象鼻的鼻尖,离我的脸只有一尺。那是个闪亮并轻轻抖动着鼻尖,一滴水顺着鼻尖滴下来。我瞬间彻底清醒了。我眼前的那个鼻孔硕大到仿佛能够塞进去一整个葡萄柚。尽管我很喜欢萨陶,但我还是不想让它的鼻子继续在掩体

周围探索或者让它受到惊吓,于是在片刻的反应时间之后,我轻轻地对着它的鼻孔吹了一口气。萨陶的鼻子慢慢地收了回去。它在我的头顶上晃了晃头,地也跟着晃了晃。一片尘雾从那对巨大的耳朵上飘下,它离开了。

现在,它永远地离开了。

昨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它。这已经是它死后两周了。直到确认了它的身份,消息才被公布出去。在那之前的一天,我和同伴在直升机上飞行时,她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头象的尸体,就在一片空地上,四肢展开着,孤孤单单。它那曾经沾染萨沃的亮丽红土的皮肤现在被秃鹫的粪便涂上了白色。

在我的生命中,第一次无法对死亡感到任何安慰,尽管这死亡为食腐动物提供了盛宴,也为土壤提供了养分。

我们在它的遗体上空一圈一圈盘旋,我们不由自主地强迫自己这样做,直到油快要耗尽了。当我们把飞机转弯设定回家的航线时,同伴发现了另一具尸体,随后我又发现了一具。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我们所看到的——这是一个屠杀场。它们全都是最近被屠杀的成年公象的尸体。

在回家的路上,我们从一个15头公象组成的象群上空飞过,一头大牙公象带领着它们,向着同样的地方前行。

我哭了。

(Mark Deeble 图/文)



死去的萨陶整个脸部连同象牙被砍走